

车行至大桥前,堵住了。司机扭过头,对着异乡的乘客解释,前面在维护,要等一会儿。“趁这个工夫,去感受感受母亲河吧。”

长江就在山路一旁。她奏着古老的涛声谱出前进的旋律,湍急在湍急中奔流,汹涌在汹涌中澎湃。不过,在长江西陵峡畔,有一个美得让母亲河驻足的地方——诗人屈原的故乡,秭归。

这个美丽的名字源于同样美丽的故事:“屈原有贤姊,闻原放逐,亦来归,因名曰姊归。”秭归人会自豪地告诉来客,这儿是三峡工程所

在地,汉代王昭君从这里出塞。也有人会伸出满是老茧的手,指向高处山嘴上站着的航标灯,忆起曾经风浪里的生活。

宜昌市秭归县,曾有着968名兼业渔民和512艘渔船。长江十年禁捕后,渔民上岸,渔船拆解。当长江的浪花再次打湿沧桑的面庞,温润过去的念想,他们感叹起年华的流逝和生活的不易。航标灯在远处的山嘴上站着,坚定如磐,这位岁月的见证者仍尽心为长江的过客护航,却不知何时能再与老朋友默契配合。



暂且别过

本报记者 郟阳 图文

一 渔民

秭归县郭家坝镇擂鼓台村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》摘要贴在了村子的显眼位置。渔民刘卫国热情地把来客迎进屋子,妻子局促地拿出一一次性杯子和茶叶,泡好了茶水。不起眼的墙角,生锈的船锚和渔网钢圈提示着主人曾经的营生。

刘卫国是个精瘦的汉子,皮肤黝黑,穿着一件印有“中国武警”标识的白色汗衫。这是他人生最为骄傲的一段经历——1984年入伍,当了5年兵。

目光所及的长江支流里,看不见一条渔船,只有数艘采砂船慢悠悠行驶着。干燥的空气里,嗅不到一丝鱼腥味。随着“长江十年禁渔计划”正式施行,“江烟淡淡雨疏疏,老翁破浪行捕鱼”的画面已成历史。2020年7月,秭归县提前完成长江流域秭归段全面禁捕工作。全县近千名渔民洗脚上岸,另谋生计。

56岁的刘卫国选择专心侍弄家里不大的责任田,相比专业渔民,曾经“半渔半农”的经历让他们更快适应起现在的生活。他也曾想找个好点的工作,但无奈对方需要年轻力壮的,自己已有心无力。

老刘翻开手机里此前打鱼时的记录,咧着嘴笑了。视频里,他站在船头,将渔网一张张拉上船,再抛下地笼。妻子在船尾分拣渔网上的鱼,鱼鳞在阳光下闪着波光。“沉水鱼价格高点。”回忆起过往的日子,他滔滔不绝起来。“今年照理是个‘大年’,按理说能够大丰收哩!”

敞开的大门外,突然冒出几个小脑袋。“出来玩呀!”屋子里跑出一个“小西瓜头”,一溜烟就蹿没影了,只留下一句“爷爷,玩一会儿我就回家”。对这些娃娃的生活,他们的父辈无疑是羡慕的——自己的童年,很长时间是待在船舱里看电视、发呆,出舱找小伙伴玩耍要得到父母的允许,还要被唠叨半天“注意安全”。不一会儿,村子里漂荡起孩童的嬉闹笑声,夹杂着大黄狗的欢叫,一下子有了生机。

刘卫国听得出神,眼里满是溺爱。好一会儿,才接着讲起捕鱼的日子。这个有着快20年经验的渔民,也是村里的高手了。过去,他一年7个月要跟妻子在风浪里度过。“有时一天得放三四次网,最好的时候一天能打上千斤。”刨去成本,寻常年景也能挣上个四五万元。那大

半年,对他和妻子而言,游离于陆地文明之外的江上生活也能自给自足,三餐有海鲜,一个月只需偶尔靠岸几次,囤一些大米、蔬菜和猪肉。剩下5个月,打理家里的责任田,也能有个一两万元的收入。拿出账本,他无奈说起当下生活的紧巴:“农业肥料价格涨了,老人要赡养,偶尔还得出份子钱……而原本的计划里,老刘和妻子还会在渔船上干个若干年,也好帮儿子减轻点还贷的压力。”

禁渔打破了他的规划。“长江禁渔我们也理解,上岸了就要过好现在的日子,努力挣钱。等长江解禁了,江里的鱼种类和数量又多了,我再回来打鱼。”说话间,小孙子玩累了,跑回了家。儿媳妇拿出冰镇的西瓜,帮孩子擦去汗水,拿出有些破旧的绘本,给他念起了诗歌。

“朝辞白帝彩云间,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。”是李白的《早发白帝城》。儿媳有大专学历,是家里学历最高的。

二 退捕

长江禁渔的风声早已传了多年。

李华铭是秭归县归州镇香溪村的村干部,曾经也是位渔民。香溪河是长江支流,自然也囊括进“十年禁捕”范围内。“相传昭君请嫁匈奴,行至香溪河畔,感慨远嫁异域,归期遥遥,忍不住泪湿巾纱,浣纱染香了这一湾碧水。”李华铭说。如今,幽幽暗香依旧,佳人的传说却在时间的流转里慢慢淡去,如同这片土地打鱼的去。

“70后”的李华铭,是退捕前最后一批渔民了。“最值钱的叫长江肥鱼,是这儿的特产。肉质细嫩,入口即化,尤其是炖鱼汤,那是人间美味。”他啜着鱼汤回忆。这位中年汉子也承认,鱼越捕越少,好几种鱼好多年没看到过了,常见的鲤鱼、“大头鱼”还是有。

他记得,前几年秭归县严查电捕鱼、毒鱼、炸鱼等非法捕捞行为后,岸边就挂出标语,鼓励渔民上岸转产转业。“那会儿我就在想,我们这样的传统捕鱼方式迟早要退出的。其实现在年轻一代打鱼的越来越少,渔民都不

想让孩子继续打鱼。”

2019年初,禁渔的消息得到证实:1月,农业农村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《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》,明确2019年底前,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要完成全面禁捕,停止所有生产性捕捞;2020年底以前,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要实现全面禁捕。

秭归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负责人介绍,县里组织专人挨家挨户宣讲政策,动员渔民交船上岸。李华铭对那段日子也记忆犹新,“虽然我们是兼业渔民,但捕鱼收入占了家里一大半。大家拥护长江大保护的方针,但交船上岸,大家还是有些手足无措”。还是那句熟悉的“共产党员带头”,有了领头人,村子里的退捕工作也还算顺利。

早就有心上岸的渔民率先在交船协议上签了字,李华铭是其中一员。他拉了把躺椅,坐在家门口,正对着香溪河。此时的河面,对他来说平静得有些陌生。“能赚个三四万元。”以前在船上,一年他得耗上近5个月。

过去,渔民们像积攒“家业”一样购置渔船、渔具。条件好的会为渔船装上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电池板,配上些许小家电,努力营造出“家”的模样。香溪村的渔民普遍拥有两条渔船,分别用来居住和打鱼。

“对于渔船,我们依据评估机构的结果据实补偿。综合考虑船的材质、新旧程度、动力大小、长短、排水量、装修程度等因素。对于捕捞权回收的补偿,我们对内陆渔业船舶证书有效期核定为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的,根据秭归县捕捞限额量和渔民的收入现状,参考宜昌周边县市补偿标准,按每船4万元予以补偿。”秭归县农业农村局温飞龙一口气讲了一大串,飞快的语速里,隐约藏着去年为完成任务奔忙劝说的影子。这些“台词”,他甚至已经倒背如流。

同时,退捕渔民过渡期补助为2020年至2021年两年,补助标准为150元/人/月。每船按核乘人员两人补助,不足两人的据实补助。“这一块儿,渔民都还是没有意见的。”李华铭交出了自己的两条铁船,拿到了12万元补偿款。

对秭归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来说,真正的挑战,是香溪河边也有诸

多没有合法捕捞证件或拥有证件但不常捕鱼的渔民,算清楚这笔长期以来的糊涂账,并不容易。一切,在2020年的初夏,迎来了“大结局”,归州镇香溪轮渡码头则经历了最后的喧嚣。

渔船三三两两地停靠在岸边,似乎在与曾经相依为伴的主人默默告别。吊车将渔船吊上岸,挖机拆卸船体的轰隆声作响,焚烧渔具的灰烟缓缓升腾。工人举起锤头的那一刻,站在高处的李华铭扭过了头。

三 新生活

室外温度早已突破36℃,屋中的吊扇无力地嗡嗡转着,客厅的布置极为简陋,一张桌子,几把椅子已是全部。墙角的矮桌上,堆着几辆廉价的玩具车。曲红拼命摇着手里的扇子,可在暑气面前仍是无济于事。她跷着二郎腿,用一口土话讲起了家庭的不如意。

曲红今年63岁了,在长江支流里忙活了大半辈子。她在船上生、船上长,靠打鱼养活了两个儿子。她和老伴也曾有一大一小两条船,夫妻搭档,日子虽不富裕,却也能满足温饱。“我们这里也出现过专业渔民,那是上世纪60年代了,在九畹溪那儿。当时是按出勤率记工分,分粮食。后来改革开放了,秭归县分了土地,专业渔民也都变‘半渔半农’了。”讲起这段历史,坐在一旁的儿媳也听得津津有味。

只是她怀里的孩子很是怕生,蜷缩在妈妈怀里不肯露头。说话间隙,他拿起玩具车,跌跌撞撞跑进了卧室,再没出来。老人叹了口气,脸上刻满了心疼和无奈,“孩子脑子发育不好”。又一次戳到伤心处,儿媳低头抹起了泪。

两个儿子在外打零工,照顾孙辈的重担落在了吃低保的曲红肩上。去年,船和渔具补了24万多元,可小孙子要看病吃药,坐吃山空并非长久之计。“家里的两亩地养不活人啊。”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。曲红心里还有点怨气,当时签交船协议的时候,上门的村干部答应给她家几亩良田,可至今仍是一张空头支票。她现在的要求也不高,“村里给我安排个扫地的活就好!权当可怜可怜我的孩子了”。

对曲红一家来说雪中送炭的是,根据湖北省和宜昌市的最新要求,秭归县对退捕渔民又发了一笔2万余元的补助款,每月150元的过渡期补助资金也延长了一年。“可

我们也摸不清政策是否还有变动,更怕给渔民带来过度期望。”秭归县农业农村局的负责人坦言。

在香溪村,每一位退捕上岸的渔民对未来,都抱着不同的期待。

“吃点解解暑吧!”李华铭又走过来,递过几个卖相还不错的橙子。秭归,总给远方来客意想不到的惊喜——这儿不仅是屈原故里,还是国内唯一一个全年均可产橙子的地方,有“脐橙之乡”的美誉。

秭归与橙子的缘分,最早可以追溯到屈原的《橘颂》。这里特殊的河谷气候和红土土质,让橙子肉脆汁多、酸甜可口。上世纪70年代起,秭归县大规模推广种植脐橙,形成了依山种橙的产业生态。“不让打鱼了,那全部精力都花在种橙子上。”李华铭笑着说,他还年轻,脑子活络,在微信里打起了广告。收购价1元多的脐橙,通过朋友圈宣传愣是卖到了2元多,着实让村里人羡慕。

秭归县属长江三峡山地地貌,山冈丘陵起伏,河谷纵横交错。长期以来,长江和香溪河阻断了脐橙的运输。李华铭描述着从前的不便,橙子丰收后,自己得驾着渔船,将橙子运过河,交给前来收购的老板。

改变发生在2019年国庆前夕,秭归长江大桥正式通车了!至此,三峡库区长江沿线20个县(市、区)都有了长江大桥。他热情地带着客人驶上了大桥,车里放着《小时候的南门口》,这是秭归方言的民谣。“现在收购的车子能直接开到田间地头。真是‘一桥圆梦香溪香’!”李华铭摁响了喇叭,似乎是对大桥建设者的致敬,也像是在桥上流淌着的长江水的暂别。

有一份共同的期待,藏在大家的心里,也写在了大家脸上。历经千百年沧桑的长江已是满身伤痕、满心酸楚。渔民离船上岸转变生产方式,是为长远生计。他们愿意用一个“十年之约”来换回1500多年前北魏郦道元笔下的“素湍绿潭”,换回1300年前唐代李白笔下的“碧水东流至此回”。

那时,刘卫国、曲红和李华铭,可能已经捕不动鱼了。“那就坐在船上,讲给孙子孙女听。”李华铭踩了脚油门,看了后视镜,哈哈笑道。

(受访者要求,刘卫国、李华铭和曲红为化名)